

罗长江和他的文学

二十年前，作家罗长江回家，重回到张家界工作和生活。他所植根的大湘西成就了他的文学《大地》，《大地五部曲》则是这样一部集大成之作。评论家谢冕认为：《大地五部曲》是一部宏伟的大地颂歌，也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最长、最全面，也最系统的散文诗鸿篇巨制，是一部我称之为“盛大华美的大地交响曲”。

——

《大地五部曲》以“泥土的声音”开篇，对大地深沉的爱是从祖父聆听泥土的声音开始的。祖父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，象征着亲情和对童年、故乡的眷恋，也是文学的生命源头。罗长江的文学“大地”之根在祖父的瓦窑里。由已经很老了的祖父想到古老的大地、永恒的生命，祖父是大地具象化的承载体。

在祖父那里，种田种地、制瓦烧瓦是他和土地相互依存的方式，因为相互依存，所以彼此倾听、相互理解，祖父一辈子种田种地，制瓦烧瓦，跟泥土有着手足之情。/他说，泥土是有声音的。作家一遍遍重返祖父的日常记忆，回到祖父耕种、烧瓦的日常细节。祖父每天放慢步子，去田野丈量农时；去他那口瓦窑，用目光翻看一摞摞瓦片，如同翻看一册旧版的望星楼历史。/祖父瘦瘦的，跟他挂的拐棍一样瘦。/蹲在晨光暮色里，吧唧吧唧吸烟，咳嗽，聆听泥土的声音，给二十四节气打分。在这放慢了步子的生活里，我们体味到了祖父和作家共同的泥土深情，创作的精神力量在这份深情中升华、孕育。

除了烧瓦窑的祖父，身着蓝印花布的女知青、放牛娃雷生和雷生爹的“雷生崽”，蹲在鸭棚望着鸭群啄泥觅食的鸭客佬，一生在茶园守候孟回归来的三姑娘，构成了罗长江文学“大地”上的人物记忆。我们读到了小雷生在惊蛰雷声中出生，在惊蛰雷声中淹死。女知青，植下一株棉花苗，植下一株蓝草苗，植一种美学取向。/以植物的心情，祈求雨水降临。鸭客佬，习惯了蹲在鸭棚门口，隔着檐水远望炊烟下的村庄和进出村庄的红男绿女。或在晨光暮色里，或在无眠的暗夜，也或许是渔火飘忽的阡陌田垄、村庄的蓝印花布，他们来自广袤的大地，依存于自然万物，终将生命交付于大地。

二

一百年前，赛珍珠以其书写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代表作《大地三部曲》以及她笔下的现实生活和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元素备受关注。一百年后，罗长江以长篇叙事散文诗《大地五部曲》展现了一位作家扎根大地的历史沉思、现实观照与诗意表达。

大地，是罗长江的文学沃土，也是他的文学视角。

湘西南的风俗、风情、风物滋养着作家的精神气质，罗长江在书写上表现出十足的用心和专注，通过对大湘西的成长史、民族史、风俗史拷问人类的生命价值。《收脚迹》通过当地一辈一辈传下来的“收脚迹”，书写了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爱情故事。长在路边的白果树，怕有千儿八百年了，一雌一雄，下面盘根错节，上面的枝叶相连不分开。村子里一对年轻的夫妻双双在白果树下许下心愿。后来，丈夫被抓壮丁，去了台湾。两岸通航后匆匆归来，女人早已于无望中与另一男人结婚成家，共同奉老兵的双亲。身为女人，真就让她的心备受煎熬：几十年光景，也不晓得他一个大男人是怎么熬过来的

文化生活之美亦是罗长江文学“大地”上的精神之美，女性正在承载着一切。在《裸月》中，作家从细微处落笔，用简练的笔法塑造了一位“有过两次婚史、饱受折磨却依旧没有向命运妥协的女性形象。作品从女人与山上的大树“同房”这一巫性十足的习俗开篇，进入人物的现实生活，第一个男人猝死于建筑工地，第二个男人亡命于大货车追尾”，于是有了“长舌妇们背地里说她命里克夫”，好在是经历诸多挫折之后，她遇到了同样命运坎坷却勇敢抗争且真心爱她的男人，她实在不愿意往后的日子再生任何变故，于是“说服自己，依从了这一古老的风俗”。女人“调好猪湘，关了鸡鸭，会野老公一般悄悄出了门”。这个画面是作家凝心刻画的特写镜头，悄悄“在这里将女人的心思描画的惟妙惟肖”。四处黑森森，她怕。/夜风吹落半片树叶一瓣残花，她怕。/红腹锦鸡突然嘎的一声窜过草坡，她怕。四个“她怕”凸显了女人的勇敢和义无反顾，勇气来自心底的爱。“她把眼前的树想象成自己的男人”，随后，大胆地使用复沓式的抒写方式描绘女人想象中的场景：“常青藤一般缠绕着，被杜鹃叼在嘴里一般酥软着”，在妙处难与君说的晕色中沉醉着，“复沓式的抒写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罗长江笔下对“月”的书写。月与作家的遐想、与女性、与大湘西的浪漫文化密切相关。对不同的人来说，这“月”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。于罗长江而言，它是文学大地上的灯笼。

三

罗长江投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创作，匍匐在广袤的大地之上，将情感投注在人民群众庸常的生活褶皱之中。丰富的生活阅历、人生经验和悲悯情怀，使得他在文学中从容地面对大湘西的花草林木、山河湖海，面对芸芸众生，表现出闪光的智性和沉潜的哲思。

在《大地芬芳》里，作者回望渔猎时代，从孙女叶子的阅读开始。“我让叶子读一本关于猎人和鹿的图画书。/渔猎时代，猎人通过猎杀鹿而获得鹿皮、鹿血和鹿肉，从而养活自己和他的妻儿。/一个种类的血肉延续了另一个种类的生命，这是宿命，无法改变。/但与贪得无厌的斩尽杀绝无关，它只有一个目的——基本意义上的生存。孙女叶子是罗长江文学“大地”上生命的延续。大自然激活了叶子的灵性，作者写下了她满心的欢喜，“森林醒来了。一大片永恒的绿色醒来了。/在一束花瓣被曙色刺痛眼睛的惊讶中醒来。/在一片叶子被远雷轻轻击落时的喊疼中醒来。在祖孙的共情中，叶子认识了会写诗的虫子，懂得了怎么听松和雷声，学会了与植物私聊，还会守候群鹰聚会、等待一场桃花雨，不自觉地走进老猎人的梦”。

叶子仿佛大地上为万物生灵代言的小巫女。在这里，我们不由地想起了《大地五部曲》开篇那位“已经很老了的”祖父，这便是永恒的生命轮回和生生不息。跟孙女的对话中，熔铸着作家对生命的叩问与追索。叶子呀，草木是有生命有灵性的。/学会像阳光一样俯下身子弹听草木的心跳，会渐渐明白人也是草木的道理。

基于深沉的悲悯，罗长江笔下的牺牲写得悲壮、豪迈，坟墓是“地下的村庄”，唯有回归大地才能承接住一切情感与力量。《收脚迹》的结尾，“老槽门前方晾了一络头发雨烟。/几只老鸹从村庄上空哇哇叫了过去，暗哑，苍凉，满腹心事的样子。/总归是深秋了。/一夜之间，白果树下铺满了落叶，色泽黄灿而斑驳。/”/在她眼里，落叶是他收走又搁下的一地脚印。《扛苞谷的老人》结尾写道：“每年，她将对面山上那片地种上苞谷。/一年到头，手中有扛不完的苞谷。/就这么一个人坐在门槛边，拧啊，拧啊。/拧着阳光在水笕间汨汨流淌的声息。/拧着小狗舐热脚背的亲狎。/拧着麻线线一般打结的山岚。/拧着尿片片一般腴人的云影。/拧着秋唱。拧着春歌。/拧着记忆。拧着岁月。/拧成一支永远的山歌。/拧成一个永远的传说。/拧成一片永远的风景。”作者通过诗情渲染，让难以掩饰的情感在此处决堤，一泻千里。

罗长江已然意识到了“人类回归大地，回归大地属性，重获大地的力量、大地的精神”的重要意义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路径，努力建构自己的文学“大地”。他守望者老祖父的“瓦窑”，聆听“泥土的声音”，在他的文学“大地”之上继续开拓。

（作者系青年评论家，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）

斑茅的召唤

□石绍河

撩起一只后腿滋尿。葎草、柔毛打碗花缠上了斑茅，欲借茅杆攀高枝，植物也想出人头地。有人蹲坐在水边的斑茅丛下钓鱼，像一只巨大的翠鸟盯着水面。斑茅地里是个活性世界，维持着奇妙的平衡。

斑茅的高光时刻在秋天。修长柔韧的叶片，轻盈曼妙的花束，款款深情的舞蹈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。紫色的花穗，当初是一支笔，以蓝天为纸，泼墨作画；是一把剑，直指长空，问鼎苍穹，有男子汉的英武气。不久，慢慢散开，蓬蓬松松，披头散发，紫气加身，随风摇曳，温馨烂漫。隔岸远观，一片紫雾，氤氲氤氲，典雅富贵。金黄的阳光洒在花穗上，细绒绒的丝穗发出金属般迷人的光泽，雍容华丽。斑茅紫色的花和栾树红色的果、银杏金色的叶，一起构成秋天清逸多彩、明净高远、富有诗意的画面。我每次散步，都会掏出手机拍下几张照片，记录这些美妙动人的瞬间。

到了冬天，斑茅花由紫转灰变白，长叶泛黄。虽有寒风冷雨，冻霜凝雪，但那花穗仍像一面面小旗挥舞，无大喜亦无大悲，坦然面对预定的生命程序。斑茅的生命状态，契合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：真正意义上的活过，不是跟着别人走了多久，而是独自走了多远。

斑茅，俗名芭茅，是一种先锋植物，适应性强，耐贫瘠干旱。在南方江河滩地上，斑茅是主要植被类型，往往首批入住。斑茅群落稳定后，积淀的土壤为其他草本植物和柳树、枫杨等落户河滩创造了条件，最后逐渐被其他植物取代。它毫无怨言，又去开辟新的领地。斑茅不单用来观赏，还有多种用途。味甘淡，性平，有活血通经，通穿利水的功效，可用于跌打损伤，筋骨风痛等症状。嫩叶可作牛马的饲料，秆还可编席和造纸。很长时间，芭茅用来为人遮风挡雨，我们把茅做屋顶的房子称为茅屋。《五蠹》云“尧之王天下也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斫。茅茨就是茅屋顶。杜甫有一首著名的诗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现在，有意保留或建造的茅草屋，成为人们怀旧恋乡、寻找记忆的去处。

斑茅除了实用价值，还有文化内涵。有人认为，我国古代祭祀、占卜所用之茅，应该就是斑茅。春秋时期齐桓公征伐楚国的借口，就是“尔贡包茅不入。前茅，古指先头部队，发现敌情，举茅为号，后来用“名列前茅”指名次排在前。茅还可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。《周易》说：“拔茅茹，以其汇。贞吉，亨。茅根相连盘绕，寓意团结一心，借“茅”表达忠诚、高贵的人格精神。《六韬》所载“吕望坐茅而渔”，也是以“茅”喻吕望（姜太公）洁身自好、修身养德的品格。

河滩上的斑茅自由散漫，自生自净，少人工干预，不刻意招摇，弥漫着荒原野地气息，呈现小规模生物多样性的环境，是人声鼎沸城市中一种理想化的独特存在。一丛斑茅就有一个生命故事。恰恰就是这种原生状态，召唤我们放轻脚步，放慢节奏，回归自然，尊重生命，融入荒野。

不知有多少人读懂了河滩上斑茅的心思。

我家的吊脚楼

□钟钰伟（白族）

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！吊脚楼精彩的歌谣，总是令人魂牵梦绕。我家吊脚楼，文化底蕴厚。你看那大门口的八字槽门，最出彩。它面朝东方，门楣上挂着“知音堂”的木匾。俗语有云：“八字槽门开，财神快进来”，“八字槽门开，民家佬的茶饭等你逮”。这座槽门高大气派，大有来头，它建于清咸丰年间，躲过大火的蹂躏，躲过雷击山崩，昂首挺胸走来，依旧神采奕奕。保留了百多年啊。八字槽门，是典型的大理白族“照壁”式建筑，对于白族历史和民俗文化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围墙围住房屋，槽门作为唯一的通道，夜晚关闭槽门可防盗，古时还可以聚集族人将整个院落当成堡垒抵御土匪。槽门外青石板路，一直铺到山脚下的“七眼泉”，石板上挑水的男人往来不断，并边洗衣服的女人三三两两，说说笑笑。

我从小住在吊脚楼里，它承载了满满的记忆，可能没有楼房的光鲜亮丽，但岁月沉淀下来的温馨和故事，无法替代。早上晨曦透过亮瓦照进卧室，伴随着公鸡啼鸣，在慵懒中叫你起床。春和景明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斑驳的木窗洒进来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木质香气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。吊脚楼的每一块木头、每一片瓦，都仿佛在诉说着它的故事，让人感受到那种时光流转的神奇魅力。

我们长时间住吊脚楼，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愫。前年我家在吊脚楼旁边，新建了一栋高大的砖瓦房，但是父母仍习惯住在吊脚楼里。我奶奶90岁了，大伯姑姑们接她养老她不去，我们让她新房，她也不答应，只愿意守护吊脚楼。因为我们都听惯了开门的吱呀声，人走在地板上的咚咚声。听惯了窗外的虫鸣和树枝的沙沙声，也听惯了雨水击打瓦片的叮当声和顺着屋檐滴落的滴答声。因为他们都离不开吊脚楼，喜欢冬天围在火炕旁烤火，夏夜坐在屋外乘凉。还喜欢烧柴的烟火气，说通俗点，就是想在吊脚楼屋里和邻居唠家常，让乡音继续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一直生活在东莞、张家界等城市里，却始终惦记着古色古香的吊脚楼。吊脚楼啊，她不同于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房，它有它的灵魂与生命，她有她的气质与温度，滋养了我们家族几代人。

风吹雨打，光影依旧。我家的吊脚楼保存不易，常年经受蛇虫鼠蚁的肆虐和风吹日晒，漏风漏雨，也没有撼动一颗呵护的心。我父亲本来就会木匠活，后来又去学了瓦匠活，小问题就由他修修补补，解决不了的再请专业的木匠师傅维修。比如八字槽门，年代久远，修补的工序繁瑛，桑植县文化局曾出经费维修过一次。去年槽门主梁偏了，梁木门也关不严实，我母亲咬牙出钱第二次修缮。新房建成后，我父亲嫌弃吊脚楼，经常需要修修补补，费钱费力，不如拆掉。我母亲坚决不同意，她说，吊脚楼是祖辈留给我们的遗产，它延续我们家族的血脉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。

啊，古朴的吊脚楼，见证了无数春秋。火坑中的星火，时时燃起我的乡愁。槽门的风景啊，美不胜收。浪漫的日子，潺潺的溪流，淳朴的农民，家酿的米酒。最放不下的，除了亲人，还是我家美丽的吊脚楼。我这样在日记中写道。



于八大公山的葱郁画卷里扎根似岁月的妙笔，绘就传奇的墨痕。千年的时光晕染，未淡其卓然神韵，生命的诗行在风雨中写就雄浑。

那挺秀的身姿，像翠屏守护着一方灵秀天地。为飞鸟撑开梦的穹顶，是自然馈赠的典雅画屏。

珙桐花若诗中的丽影，静静地放在时光的章节，如花鸟画里的精灵，纯净若云，淡泊似星，恰似月光洒满枝柯，唤醒了山林的沉睡梦境。那柔美的轮廓是艺术与自然的共鸣，满树繁花似繁星，每一朵都蕴藏着岁月的绮情。

其婀娜如佳人临镜，在幽林的舞台轻舞倩影。风抚云裳，有相思悠悠难尽，粉黛含愁，盼远人踏梦归程。纤手欲挽，却唯余清风徐行，将眷恋藏于花蕊，静候着春风的信铃。

您俯身亲吻大地，与万物协奏山水的和声，于自然的乐章里，编织着宁静的幽情。

仿若和平的白鸽，衔着希望飞越古今，驱散尘世的阴霾，让世界沐浴祥宁。

溪流在您的福佑下，将一支支桑植民歌低唱浅吟，万物与您共赴岁月的雅集，同绘这生机盎然的盛景。

今日，我们以敬仰之心临摹您的倩影，传颂您的佳话，守望这方仙境，共赴自然谱写的至善之约，期待心灵的琴弦，弹奏出与您的灵犀之声。